

## 瑞安务农会和它的余绪

■ 宋维远

瑞安务农会是上海务农会旗下的一个主要支会。上海务农会于清末光绪二十二年(1896)满清王朝风雨飘摇时,由罗振玉、蒋黼、徐树兰、朱祖荣等一批社会名流倡议成立。呼吁全国农民,提倡“采用西法,兴天地自然之利,植国家富强之源”。积极引入西方先进农业技术,改良我国传统农业、提高生产力水平,改善农民生活,促进自强。当年,便在上海郊区和浙北钱塘购田,开辟农业实验基地,试种西方改良品种的作物。第二年创办《农学报》并编辑出版《农学丛书》,向全国系统介绍西方先进农业科学知识。第三年(1898)又设立东文学社,培养农业方面的科技人才。但到光绪二十六年(又一说法是光绪二十二年),因为经济困难,该会无法支撑而停办解散。

但作为该会的一个支会——瑞安务农会虽默默坚守至民国时期,后逐渐淡出人们视野,也无明显业绩,但重视农业的改进,培育农业科技人才的理念余绪,仍对后代产生较深刻的影响,堪为后人纪念。



AI制图

## 瑞安务农会简况

上海务农会创办后的第二年(1897),瑞安知识界热心救国图强的学人孙诒让、黄绍箕、黄绍第、洪炳文、陈虬、林和叔、周洪藻、王恩植、鲍锦江、杨世环、项芳兰、项方倩等39位社会贤达,在获知上海务农会成立,并与之取得联系后,决定接受该会的指导,在瑞安成立务农会支会,并得以共享上海《农学报》的资源。公推黄绍箕、黄绍第、孙诒让分别担任正、副会长,孙诒让任研究部部长,洪炳文任试验部部长,许瀚宸(中国近代农学家许璇的父亲)、陈范为干事。

当年购地40亩开辟试验场,垦官荒及废营地,试种“湖桑”(湖州的桑树,准备蚕养)、瓯柑良种及其他果蔬,推广农业先进技术。订立《瑞安务农会章程》52项,发出《劝农通启》,集资入股,宣传“兴农富国、改良农业”初衷。在此期间,该会试验部部长洪炳文经过社会调查,写成《瑞安农事述》《瑞安土产述》和《温州茶述》等文,陆续在上海《农学报》上发表,向全国宣传温州、瑞安的农事状况和农副产品,助推浙南农业土特产向外地销售。瑞安务农支会的活动成绩

得到上海务农会的重视,成为该会主要的支会之一。

但随着上海务农会的解散,瑞安务农支会也因会长黄绍箕和研究部长孙诒让于光绪末年(1908)逝世而遇到困难。至民国元年(1912)由林大闾、许璇等继之,经县知事审准拨东巡司城外绿营田6亩试种稻禾,垦垦寨城内地,种果树和美国马铃薯。民国二年,县设农会,广事种艺。民国三年、七年,务农会副会长黄绍第和试验部长洪炳文相继逝世,而该会同仁仍艰难坚守,继续支撑。

## 民国时期的务农会余绪

特别值得提出的是:瑞安务农会对当地农业高端人才涌现的启迪,产生舆论的助推影响。

光绪三十年(1904),瑞安县城人许璇,早岁以官费考入日本京都第三高等学校,毕业后复入东京帝国大学农科。宣统间(1909—1911)在日本为瑞安务农会引进果树和温州无核蜜柑种苗在瑞安试种,学成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和农场场长,次年,随北大农科改为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任代理校长。民国十二年(1923)任浙江甲种农校校长。次年(1924),又回任北京农科大学校长。民国十五年,任浙江大学农学院教授、浙江农业银行筹备主任、浙江省合作人员养成所所长,是瑞安历史上首位高级农业专家。

民国三年至十一年(1914—1922),瑞家县城人曾省就读南京高等师范农科、东吴大学生物系,民国十七年(1928)公费留学法国里昂大学,民国二十年获生物博士学位。第二年归国历任青岛大学、华中大学教授,1949年,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农业顾问,中国农业研究所副所长。1950年,美帝国主义在我国湖北省黄石、广东汕头投下生物炸弹,曾省奔赴现场,提出扑灭及隔离方案,1958年在武汉受到毛主席接见。1959年后长期从事植保研究工作,研制出的“灭蚕蝇1号、3号”,获国家科技二等奖,是我国知名昆虫学家、生物防治病虫害的倡导者和实行者,是瑞安著名农业学家。其胞弟曾勉,民国二十三年(1934)获法国蒙彼利埃大学博士学位,历任华东农业大学、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橘研究所研究

员,长期从事柑橘栽培技术研究,获得一批科技成果,积极向全国及国外推广温州蜜柑。

管仲远,瑞安塘下南山人,民国二十三年(1934)浙江大学农学院园艺系毕业后,历任广西大学讲师、副教授、福建省农林园艺场技正、农场代场长。民国二十五年回乡任温州师范教师,并从事果树、蔬菜品种改良,在家乡种植胶菜成功。抗战期间,日伪维持会曾派人去南山购买胶菜遭他的严拒。1958年任瑞安农科所副所长、县良种场副场长兼瑞安农校教师,带领、指导学生培育出“仲远号”水稻良种。1962年任瑞安县政协副主席。此后,瑞安市(县)的农业专科大学生和从第一线成长的农业专家阵容接连不断增大,瑞安群众都认为是瑞安务农会的影响所致。

作为孙诒让、黄绍箕等先贤的家乡后人,在搜集瑞安务农会及其余绪的资料过程中,回望他们几乎囊括家乡的经济、政治、社会、教育、文化等全方位的贡献;再追溯两宋以来吾瑞永嘉学派先贤的义利并举的思想行为,都与家乡群众心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大主题紧紧联系着。对此,我们没有任何懈怠的理由,而且只有更加振奋精神、朝着先贤理想的宏图前进的使命!



扫一扫,看电子版

## 一代词宗夏承焘的瑞安因缘

■ 林良爽

今年是我国一代词宗夏承焘诞辰125周年。近日,在翻阅相关史料时,发现他与瑞安之间竟有着诸多深厚的渊源。

夏承焘(1900—1986),字瞿禅,温州人。毕业于浙江省立第十师范学校(温州师范学校),一生从事教育,先后在浙江省立第十中、九中,之江大学、浙江大学、杭州大学等校任教。毕生致力于词学研究和教学,是我国现代词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。他不仅是杰出的词人、学者,亦擅书画,尤以画荷著称,书法风格独特,为西泠印社早期社员,堪称近现代学者型书家的代表之一。著有《唐宋词人年谱》《唐宋词论》《姜白石词编年笺校》《天风阁词集》等。

## 父亲“幼从师瑞安”

夏承焘的瑞安因缘,可从其父说起。

其父亲名步瀛(1869—1939),字蓬仙,号永嘉老民。夏家世居永嘉下河乡(今瓯海区东部),虽系书香门第,然祖辈勤学未显。祖父因生计弃学从商,父亲亦继业赴瑞安学做生意。1939年,夏承焘代父作《蓬仙老人七十岁自述》,其中提到:“幼从师瑞安。次年夏,椒堂公(祖父)大病方瘳,而王母徐孺人(祖母)弃养。予得报,自瑞安冒雷雨徒步七十里归治丧。是为予厄家政之始,年仅十六也。”其父亲十六岁便担起家计,后在温州市经营布店,因善于营商、热心公益,被推为商界代表,成为一方德望之商。二十二岁成婚,育有四子二女,夏承焘排行第二。

其父亲在瑞安不仅习得经商之道,更受地方文风的浸润。自彼时起,夏家便与瑞安结下渊源。此后随着夏承焘读书、工作,他与瑞安人士的交集愈深,因缘日益绵长。

## 瑞安宿儒张桐的得意门生

夏家重视教育,延师课子。夏承焘十四岁考入浙江省立第十师范学校,其时瑞安宿儒张桐(字震轩)在校任教国文,对他尤为赏识,两人结下深厚师生情谊。

一次张桐布置填词,夏承焘作《如梦令》,中有“鸚,鸚,知否梦中言语”之句,张桐密加朱圈,大为称许。夏承焘在《谈谈我的学词经历》中回忆,老师曾言:“为诗学力须厚,学力厚然后性灵出。”在《天风阁诗集》前言中,他誉张桐为“最难忘的国文教师”,并写道“予学字学词,皆张师启之”。

夏承焘工作后,师生仍多酬和。受老师影响,夏承焘亦坚持日记数十年,两人日记中往来记载多达数十条。

1918年毕业临别,张桐赠诗《题夏生承焘毕业纪念册》:“诗亡迹熄道沦胥,风雅欣君独起予。一发千钧维教育,三年同调乐相予。空疏未许嗤欧九,奔竞由来笑子虚。听尔夏声知必大,忍弹剑铗赋归舆。”诗中既有对学生的肯定,亦含殷切期许。

1939年张桐八十大寿,夏承焘时客上海,填《临江仙》为贺:“四海一师今八十,苍颜梦里依稀。几人情清到华颠?横流吟烛外,孤兴野鸥前。贱子北堂劳怅望,何时风引归船?但求亲寿似师年。不须丹九转,会见海三田。”词后附注:“家君今年七十,承焘客上海,道梗不得归省。临江仙词奉祝震轩夫子大人八秩大庆,并求海政。弟子夏承焘拜撰。”

张桐对夏承焘的影响,不仅在诗词上,更在人格与学问。1942年张桐病逝,夏承焘于日记中写道:“先生教我以诗,更教我以人,其言谆谆,犹在耳畔。”

## 青年密友李杲:三年共事,一生知己

据《浙江省立第九中学校友会录》载,夏承焘与瑞安李杲曾同在浙江省立第九中学(在严州,今建德严州中学)任教,共事三年,结为至交。

李杲(1901—1930),字杲明,瑞安城关人。1917年毕业于瑞安中学,后入北京法政专科学校经济本科,1922年毕业。曾执教山东等地中学,1930年夏应容庚之聘赴燕京大学研究院,途中染疾,抵京五日后病逝,年仅三十。李杲早年工六朝文,后潜心金石文字,精研篆隶,著有《说文解字古文疏证》。



1927年8月,两人因校长王亦文之邀同赴省立九中任教,朝夕相处,情谊甚笃。1928年6月,李杲与姜丹云女士成婚,夏承焘亲往祝贺。

二人课余研究侧重略异:夏承焘主攻词学,兼及小学;李杲则专攻金石龟甲。然常共研文字之学,夏承焘1929年2月7日日记记载:“与杲明编《说文》,欲依双声或叠韵求字义……嗚果明着手为之。”同年,李杲在夏承焘建议下开始编纂《说文解字古文疏证》。

1930年8月,二人各赴新职:夏承焘往之江大学,李杲北行燕京。不料李杲途中患病,抵京五日即逝。其后事由时在北京任职的同邑友人薛楷(清末留日,回国参加游学学生廷考,得工科进士)为之操办。夏承焘闻噩耗,悲作七律《得杲明讣》:“不醉西湖悔北征,要留傲骨葬幽并。定携魂魄呼元伯,犹恐须臾报少卿。铁履声名真左计,水堂灯火是前生。龙潭梦里茫茫绿,竟负山灵约耦耕。”诗中尽诉哀思与人生感慨。

李杲书法亦佳,时人评其“习张黑女,不下何瓿夏”。张黑女,即北魏南阳太守张玄,其书法化篆分入楷,兼具道厚精古与典雅华贵;何瓿夏,即清代书法家何绍基。李杲去世后,“老母望七,遗孤未裁,一兄复后君一岁,家变之惨,有不忍言者。”因家变,遗稿无法刊行。1936年,夏承焘会同李笠、薛乐之、张慕騫等友人为之筹印《说文解字古文疏证》。夏承焘请容庚作序,自己及李笠为之题跋。遗稿刊印,不仅让李杲的学术成果得以流传后世,也让更多人了解到了这位才华横溢却又命运多舛的学者。

## 世交同事张慕騫:两代情谊,一生知音

张崑(1907—1965),字慕騫,张桐第四子。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,先后任职于上海松江中学、浙江省立图书馆、浙江师范学院、杭州大学。

张慕騫与夏承焘曾在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共事,后亦同在杭州大学任教。1941年夏,张慕騫先浙大龙泉分校,次年夏承焘亦赴任,由张慕騫陪同自温州前往龙泉。

既有师生世谊,二人交往尤为密切,常以翰墨往来。1946年,夏承焘为张慕騫画一幅《西湖荷花图》,题款:“西湖扶藜盛时戏作。卅五年六月,慕騫兄晒正,瞿禅。”

《夏承焘日记全编》中提及张慕騫多达427处,足见情谊之深。张慕騫病住院期间,夏承焘屡往探视。1964年12月14日日记:“下午二时往浙江医院探慕騫……回忆当年我三十九岁时,卧病杭州医院,慕騫前来探望,笑语犹在眼前,转眼已三十年。”1965年1月16日张慕騫病逝,夏承焘挽曰:“风雨龙吟楼,旧梦如画,同语者几人;明季南北略,绝学未竟,是后学之责。”语中尽显痛悼与担当。

张慕騫不仅在学术上与夏承焘惺惺相惜,在生活中更是知心好友。二人常漫步校园清谈,研读古籍,可谓学问相砥,生活相契的知交。

夏承焘与瑞安的渊源,不止于张、李、张三人。他与孙正容、孙孟晋、李孟楚、李笠、陈楚淮、郑剑西、陈光汉等多位瑞安学者亦有过从,在学术道路上留下了诸多佳话。这些人、这些事,共同织就了夏承焘生命中的瑞安情结,也映照出近代浙南文脉交融、薪火相传的生动图景。值此先生诞辰125周年之际,谨以浅文梳理这段因缘,以致追慕与缅怀。

阅读是获取知识,提升自我的途径,而不仅为了休闲娱乐。